

2016年10月29日，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一起往崇明岛。到岛的东头，隔着岱江可看到对岸长兴岛上隐约的造船厂和正在建造的隐约的大军舰。原计划上近岸观察站看看，不料赶上潮，从入海口里倒涌上来的水，将去观察站的小路淹成一条水沟，旁边全是芦苇，只好在水边站一站、走一走。午餐在一处农家乐，有一道叫鱼煮鱼的菜大受欢迎，也就是将各样小鱼配上小蟹和小虾一起煮，味道极鲜美。岛上人还有个习惯，一般的菜都会配几颗毛豆当调料。还有小鱼鳞，上桌一会儿就抢光了。餐后，一行十人去瀛东公园转了一圈，以为可以看海，后来才知，崇明岛上根本看不到海，看到的都是长江。崇明岛上另有一样东西，是要惊掉一半中国人的下巴。长江源头的青藏高原上极为流行的藏药红花，竟然有90%是种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上，剩下的10%零星种植于广西等地，但是没有一棵是种植在青藏高原上。

这段文字是我对母亲河长江正式书写的原始写照。

之前的几个月，我接到《楚天都市报》一位副刊编辑的电话，说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将长江走透。

听明白消息时，虽然知道自己将要耗时40天，而且还要当一回“新闻民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边承诺相关事项，一边为接下来可能面对的困苦做简约设想。与对方探讨的时间不长，自己的设想更短。该探讨的还没有探讨完，我的设想就结束了：对于一个将长江作为母亲河的男人来说，有机会一步一步地从通达东海的吴淞口走到唐古拉山下的沱沱河，不存在什么值不值得，而是所有梦想中，可以触摸，可以拥抱，最应该尽快付诸实施的。

天下大同，万物花开，我第一次喜欢水。

这些年，去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只要有机会一定会跳进当地的江河湖海之中畅游一番。1995年冬天，在克罗地亚的赫瓦尔岛上小住，客房后门就开在地中海边，风略微大一点，海浪就吹到窗户上了，又恰逢大雪，景致更加动人。那天傍晚我已经将泳裤准备好，只差几步就能跳入地中海，却被同行的长者拦阻住。他们说这可不仅是开玩笑的事。我也觉得不能开他们的玩笑，于是就放弃了。过后一想，只要自己往地中海中一跳，谁又能怎样呢，无非极快地回到岸上，回到房间里冲一个热水澡。话说回来，我从来不是

文摘

母亲河

□刘醒龙

一个极端任性的人，只要别人捧出真理，我就不会让真理觉得为难。不过，有了这次的教训，后来的日子，我学会了不等别人拿出真理来，比如在俄罗斯的海参崴，在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在自己国家的南海，我已经将自己用那当地的柔情之水泡上了。

在崇明岛上，面对万里长江最后的水面，我竟然忘了下水游泳这事。已是深秋季节，水上的男男女女已经穿上厚厚的棉衣。很明显这不是游泳的季节，也不是游泳的地方，在脑子里丁点没有与游泳相关的念头，只能表明自己太专注于从最远处流下来的一滴水，在与无以计数的水滴聚集成一条浩大的长江后，如何与大海相融合。

一滴水无法以成江河。那最近的一滴水只是个领头者，这样的领头者最重要的职责是与第二滴水合二为一，再与第三、第四、第五，直至不胜数的水滴融合在一起。

至于长江在哪里，长江的人海口在哪里，都不是第一滴水所考虑的。水是实在的，所以水总是往低处流，而不会好高骛远，不去想如何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离开了这种实在，不可能有所谓最近的一滴水。那样的水滴，很可能被一只鸟叨了去喂给刚刚孵出来的小鸟，或者被一头小兽用舌头舔了去做了之后排泄物的一部分，还有可能被一朵花承接下来作为自身姿色的一种滋润。许许多多的水滴汇成许许多多的小溪，许许多多的小溪汇成许许多多的大河。还是一滴水，就想着要去大海，如此一滴水是轻浮而不是浪漫，不值得信任与托付。作为一条超级大河，只有出了三峡，经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绕过芜湖、镇江和扬州，才将大海作为最终目标，这样的长江才是伟大而亲切的母亲河。

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见到长江时的印象与感觉。

对于一个在长江边出生的人来说，这有点愚



不可及。用我们童年的话来说，叫作蠢出大粪来了。

非常遗憾，这不能怪我。

那时，我还在襁褓当中，还在母亲的怀抱中。母亲不止一次抱着我看长江，也许母亲并不是有意这么做，她抱着我在黄州城边的长江大堤上行走，或者在团风镇外的长江大堤上徘徊，只是一份工作要做，又没有可以临时托付怀中婴儿的地方。我肯定对着长江恬不知耻地哇哇

哭闹过，也肯定对着长江没有缘由幼稚无知地放声痴笑过。正因为如此，表面上我对长江没有任何特别表示，长江却对我有着特殊的心授，若非如此，以我后来在山区成长的几十年阅历，偏偏与其他山里人不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对水表现出一种另类的执著。因为母亲在哺乳时，让我吮吸了太多长江的味道！

母亲抱着我站在长江边时，母亲是母亲，长江是长江。

只有当自己有了独立的灵魂，长江才会成为我们的母亲河。

现在，对自己，对别人只能说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长江。

那时，我刚好20岁，在一家山区小县的县办工厂当车工，因为被选入县总工会文艺宣传队，有机会参加黄冈地区职工业余文艺会演。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黄州，也就有了第一份与长江明确相关的记忆。那是1976年，那一年的10月被称为金色的10月。会演原先准备在9月份举行，9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排演时，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过半数的宣传队员哭成泪人儿，我也想哭出来，但终归只是犯傻发呆。会演因此拖后一个月，终于在10月份正式举行。排在前面的宣传队已经演过了，正要轮到我们时，秋天里的春雷一声震响，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被打倒了。虽然是大好事，却也苦了全体业余文艺工作者，先前排演好的文艺节目，多是顺着“四人帮”的语气，一下子都要重写，都要重新排演。此后的演出，各支宣传队的唱词与说辞中，新打倒与旧打倒的，先打倒的与后打倒的，各种说习惯的名词口号与一时还不习惯的名词口号，那些久经训练变得朗朗上口的和本是急就章却也需要马上说顺口的，全部混杂在一起，没有哪个节目不说错话，也没有哪个节目不出洋相的。我们入住的招待所，与长江大堤只隔一条名叫沙街的小街，沙街背后就是万里长江。10月的长江，水势正猛。没事时，我们就去江堤，看上水和下水的船如何停在黄州江边，也看一边倒地只会向东而去的大水。江水去了，会演也结束了，我们继续回到各自的工厂，当车工的还是车工，当钳工的还是钳工，当印刷工的还是印刷工。5年后，我再去黄州，沙街背后的江边已经无法停靠任何船只了，黄州这边要到下游10里才可停船，或者停到对岸的鄂州市去。

年轻时，面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

变迁，心中怀着太多大江东去的渴望，想念一切书中提及的崇明岛和吴淞口，憧憬长江万里奔腾汇入大海的无比壮丽。1999年9月，上海有关方面邀请我创作一部反映浦东建设10周年，重点写浦东机场建设的电视剧。整整一个星期，每天都能望见正在新建的浦东机场外面水天茫茫中的九段沙。浦东机场的一部分是填海而成的，这样的用词无人提出异议。一旦有人说浦东机场外面就是东海时，就会有人不答应，那九段沙是长江上游的泥沙淤积而成，也就说明这一片水面还是长江口，不应当被称为东海。那一次，几乎要上九段沙了，最终没有成行，也是因为九段沙也没有成型，除了大量淤泥，只有极小一块稍为坚硬一点的陆地，那点陆地只能搭建一处简易棚子，还需要穿上连体橡胶衣裤才能爬上去。正是那一次，那些我所没有见过的淤泥与细沙，令人怦然心动，想着长江最远的源头，如何用冰水和雪水，将最远的泥沙送到长江入海口，如何一点点地长成偌大的沙洲。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只隔半年，2000年3月，上海市政府就批准了建立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2016年10月底的这一刻，我来崇明岛，也就十几年光景，当初要穿连体橡胶衣裤才能爬上去的九段沙，已经变成较大面积的陆地，并且在可以望见的将来成为又一座崇明岛，又将生长出某些只属于万里长江的奇迹，如藏红花那般锦绣。

在一眼看不到的漫漫水天处，长江与东海的区隔是长江水文观察五十号浮标。我希望能看到五十号浮标，又庆幸肉眼视力所限，无论如何努力睁大眼睛，也看不清那小小的五十号浮标。那地方距离崇明岛最东端的陆地还有二十几公里。这也就是说，站在长江口的陆地上是永远看不到海的。望不见真的江海分野处，心里反而觉得踏实。

江海同体，水天一色，我是来探索长江之源的，并无送别长江之责，甚至在心里多出一份情感，看着长江如此归于苍茫，忽然发现永恒的意义并非如我们通常渴望的那样绝对令人向往，而希望作为河流的长江，永远只是一条可亲可敬的河流。一旦变成大海，就会离开我们太遥远了。地理中说，长江三分分岔，四口入海。长江一旦入海，反而会令我们心生不舍。看一眼与长江日夜同在的渔翁，再看一眼从遥远北方飞天而来的天鹅，这样的长江，比真的海洋还美丽。

(摘自《上上长江》，刘醒龙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穿透历史的迷雾书写武汉

□庄桂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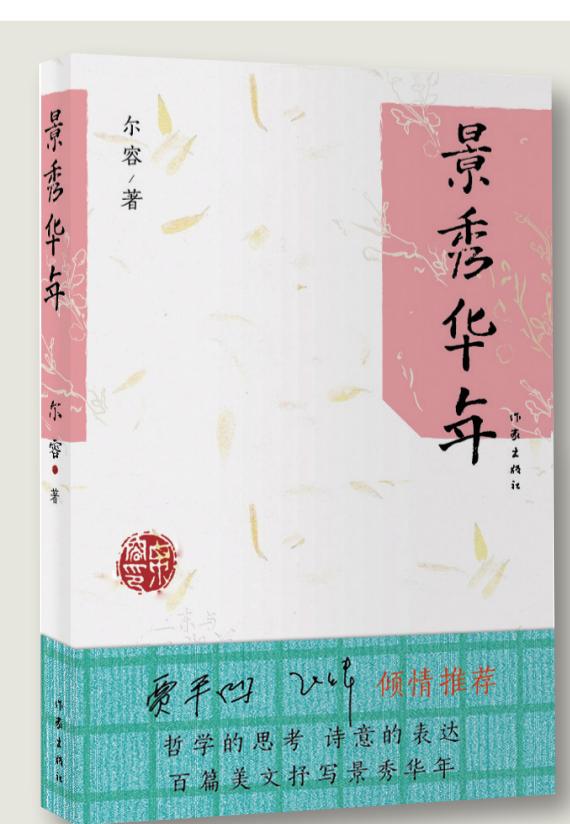
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大多是写武汉的，写武汉的山水，武汉的风俗，武汉的人物，武汉的花木。尔容以女性的细腻笔触，写出了武汉这座城市独特的个性。正如她在《景秀华年》的开篇之作《倾城之梅》中所说，她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武汉是一个粗犷的男人的城市，块头大，声音粗，说话总像老子天下第一，与震古烁今的西湖相比，少了江南才子的蕴藉和大家闺秀的温婉。但是，东湖磨山梅园的梅花点化了她，“梅以奇绝的枝干挺起男人卓尔不群的傲骨，以人世间第一缕冒幽香唤醒这座城市明媚的春天和曼妙的柔情”。于是，尔容认为这就是武汉独特的美。然而，尔容在书写这座城市的时候，写出了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可以说，她是透过历史的迷雾，在山水风物中与历史对话。

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依山傍水，被称为“百湖之市”，尔容在《景秀华年》里写了武汉的众多山水。《天真一过九真山》写到了武汉蔡甸区的九真山，《冬季到木兰湖来看你》写到了木兰湖，《江水的诱惑》《家住长江边》写到了长江，但是，尔容着笔最多的，还是她最钟爱的东湖。《东湖樱花漫天》《爱东湖的第一百零一个理由》《东湖牡丹动江城》，以及《东湖行吟》小辑里的25篇散文，都是写东湖的。东湖的梅花、牡丹、樱花、荷花等都在作家笔下摇曳多姿，栩栩如生。东湖的水杉、杨柳、黄柏、香樟生机盎然，活力无限。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尔容不经意间所讲的那些关于东湖的历史和故事。例如在《伟人的温度》里，尔容说道，“走近东湖，就走进了武汉的心脏。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武汉的灵动与大气，包容与洒脱，浩瀚与朴素，大约皆因此得天独厚。”寥寥数语，便将东湖与整个城市相连，但是，笔锋一转，作家又写到了南宋诗人袁说友的诗《游武昌东湖》，然后又很自然地写到了毛泽东生前44次长驻东湖，写到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主持中央会议、处理国家大事、接见外国元首和友人。“曾几何时，伟人以仰泳的姿态怀拥苍天，仿佛一个婴儿徜徉于母亲的怀抱。东湖以水的柔软与坚忍、以海的宽广和坦荡托举起一颗智慧的头颅。她以波涛微弱的声音哼唱着摇篮曲。她轻柔地爱抚，温柔地轻拍，她让他安静平和地思考一个国家的命运一国民的走向。”作家以诗一样的笔调，写出了伟人与东湖之间的故事，形象而生动。由伟人毛泽东，又很轻易地联想到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先生傲视阔步，仰面向天，衣袂飘飘，仗剑而行”。作家指出，毛泽东同志生前居住过的“梅岭一号”与屈原的行吟阁隔湖对望，或许正是一个呼应，一个对接。古代诗人的救国愿望，今天由伟人来成全。不经意间，武汉城市历史的光荣，以及作家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在对山水的叙写中汩汩而出。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历史上著名的“武昌首义”就是在这儿发生，因此，尔容在《景秀华年》里，也多次不吝笔墨地写到了历史上辛亥革命的那些先烈。“红楼”现在是武昌起义纪念馆，历史中它是开启民国大门的鄂军都督府，《铁血耀红楼》是通过“红楼”

到了特色早点“豆皮”，毛泽东来武汉品尝过四次，次次赞赏有加。作家有如讲传奇故事，不知不觉让你喜爱上这些小吃，喜爱上盛产这些小吃的这座城市，以致于尔容说，“这里吃的不是早点，是历史，是一个城市的风味”。黄鹤楼是武汉的这标志性建筑，尔容在《黄鹤归来誉满楼》中，更是对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讲得娓娓动听。从黄鹤楼的黄鹤传说，到三国时吴黄武二年的军事瞭望楼，到清光绪1884年的大火，尔容写出了黄鹤楼“灵秀而不失厚重，厚重而不失轻盈，轻盈而不失典雅”的特质，可谓概括得非常精到。同样，《百年胭脂巷》也是写武汉这座城市的一条小巷，而且作家也疑惑武汉这个以粗犷著称的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一条婉约的巷名，从而讲述了一个关于柔弱女子胭脂红的凄美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尔容也写出了武汉这座城市“婉约”的历史。尔容接着又写了《胭脂归老长春观》，写到了长江边的这座道观，写到了龟山与蛇山分离的自然景致，写到了百年前的辛亥风云，最后还写到了冥冥中总以为小说中那个才貌双全、情深义重却命运多舛的艺伎胭脂红真的隐匿于长春观中。她的精神化于无形，鲜活于观念中，让我“敬畏又迷幻，而这恰如尔容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的感情”。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很多，如冰心的散文，写童真、自然和母爱，清新自然，如余秋雨的散文，写历史和文化，厚重睿智，而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则是两种特点兼而有之。它通过对武汉这座城市山水、花草、风俗、建筑等的描写，追根溯源，以女性柔弱的情怀，写出武汉厚重而灿烂的历史。尔容以对武汉这座城市山水的喜爱、先烈的崇敬、风物的珍爱，书写了对这座城市深沉的热爱。



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

评论

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多是记游的文字。中国文人历来善于通过记游的方式感怀抒情，让有限的生命在物我相融的意境中变得更加广阔。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纵情山水之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目力所及是花草树木，附着其上的往往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性气质。

尔容最钟情的莫过于东湖。东湖的水杉、湖中堤、香樟、荷塘、杨柳，一草一木皆含情，无一不令人顾盼流连，至于邂逅喜鹊的惊喜，放生蚌壳的快意，游湖采莲的真趣，或许是东湖知她情深的回馈吧。她反复吟咏东湖的牡丹，既惊艳于花开盛期的雍容华贵，又在见证了盛极而衰的生命旅程后喟叹生命速朽。在东湖赏梅，于她而言，则是“找一个喜欢的角色，找一片清雅的高地，找一个灵魂的自己”，将自己完全浸淫于梅的清香与品性之中。故乡是一个人一生的名片，也是尔容心心念念之地。秭归的屈原祠、老屋的望家祠堂、车溪的腊梅峡、鸣凤山的淡泊宁静、南津关的大峡谷都寄寓着她浓浓的乡情。她对自己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饱含深情，借调北京短短一年的时间，便对西单红楼的集体宿舍念念不忘，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后海酒吧，也都因了这一段过往而留下不同于一般游人的欢颜和足迹。就连阳台上的盆栽也被她点化为一座植物园，榕树桃树柿子树桔树石榴树，每每相看两不厌，感恩善意的成全总有意想不到的回报。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人在与自然的契合中，可以享受物我合一的宁静与悠远。而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却使人们的生活渐渐偏离了这一方向，一面是丰裕的物质，一面是无尽的焦虑，发展主义策动下的现代生活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幸福，甚至可能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失去了自我。因此，回到自然，其实是一个重新思考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赛里木湖曾经至清无鱼，俄罗斯冷水鱼被引进养殖成功的商机是显而易见的，尔容面对这难得的珍馐竟然毫无食欲，因为“这是人与湖永远不能澄清的误解，是少数如我永远不能驱散的寂寞”；进入草原，在享受异域风情的同时，她更愿意到蒙古包“是一个本真的民族与天空与草原保持的通透的信任。因为热爱蓝天的模样，所以做成圆圆的包顶；因为偏爱白云的颜色，所以用羊毛毡制成；因为相信苍天的照应，天窗成为太阳的象征”；在北戴河看海，她切身感受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自惭形秽，“人陡然面临如此雄阔的海，是有畏惧的”；雾中游九真山，“山的全貌是看不见的。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是毫无芥蒂地融入，化作风，化作雨，化作草，化作木，没有隔膜，没有人为的距离，彼此欢畅自由的靠近吐纳”；走进洈水的田园，“一到大自然，就嫌文明的进步是盔甲是累赘，恨不能变成猿猴去……彼此的介入与融入都是平等的来去，自由地抵达”。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慢下来品味生活，融入自然，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也贯穿了万物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理念。

于自然美景之外，尔容亦常常生发对历史的感怀。在《博物馆藏》中她写出了对历史的敬畏：“历史总是大浪淘沙，留下的是精华，是巨人的倒影。在这些倒影里，我们看清来路，也照亮未来。”她大博物馆距今两亿多年的古生物群化石幕墙和曾经的庞然大物恐龙，则让她意识到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一切的生命都是偶然，一切的生命都将归于沉寂”。但是，有些仁人志士，总会青史留名。因为在辛亥百年之际创作《铁血首义路》，尔容对武昌起义这段历史别有情怀。《伏虎山的寂寞》写她连续六年在清明节祭奠五位武昌起义的英雄，从一个人只身前往到带上亲朋好友一同扫墓，每年重复一遍英雄的故事，为的是温故知新，记住历史，因为英雄不应该躺在深山寂寞无人问；一个人漫步蛇山，《铁血首义路》里那群硬汉都在眼前一一复活，他们活在小说里，也化作了这片土地的精气神。屈原孤忠流芳，光争日月，于尔容则更有亲亲故人的浓浓乡情，而刚烈坚韧与智信忠勇的伍子胥也因望氏祠堂的寻根溯源而亲近起来。尔容还常常虚构历史细节，复活历史人物，她在《成都草堂记》想象杜甫流徙之艰：“这天黄昏，四十八岁的杜甫忍饥挨饿，满身疲惫携带妻子来到成都郊西七里处的浣花溪畔。他举起苍白无力的手在一座寺庙的门上轻轻地敲扣三下。一扇风雨斑驳的老木门‘吱呀’一声开了。”运用文学的笔法回到历史，与古人亲近地对话，营造出独特的艺术境界。

广博的知识和随手拈来的文献典故，足见尔容的功底与用心。东湖牡丹品种繁多，岛锦、贵妃插翠、鲁荷红、荷包牡丹、肉芙蓉……每一种花的颜色和形态都工笔细描，梅园里绿萼淡泊如君子、胭脂梅盈盈娇羞、朱砂梅激情艳丽，笔笔惟妙惟肖。植物园里大脚怪、猪笼草、高榕树、棕榈等热带林木的生长习性，博物馆里曾侯乙墓、青瓷、郎县人头骨的由来，户部巷的风土人情，武昌红楼的沧桑历史，胭脂巷里的悲情过往，长春观的历史，桂子山的黎元洪墓，洪山南麓的施洋烈士陵园……她都如数家珍。尔容是偏爱牡丹的，她从“国色天香”忆起唐代李正封的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从舒元舆的《牡丹赋》里读出武则天暴君面目之外的至情至性，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懂得牡丹移植之难，从毛同良的《富贵花说》求索“花开富贵”的源头。《江夏县志》中黄鹤楼因仙得名的传说则格外感人。仙人取橘皮画鹤于壁，辛氏因此巨富后建黄鹤楼，传说自是不足为训，但其中恩恩相报的善念却是人间正道。

尔容用散文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诗意境地栖居着。她于抒情写景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著、对自然的亲近与感悟和对历史的想象与沉思，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在平凡事象中感悟唯美，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追求。

□李雪梅

景秀于心情动于中